



逃之 离后

After the Getaway

著

蔡素芬

1句承诺，3个人，20年时光……

逃离之后

After the Getaway

1句承诺，3个人，20年时光……

蔡素芬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逃离之后 / 蔡素芬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10
ISBN 978-7-5057-3578-1

I. ①逃…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3808 号

版登号: 01-2015-5367



中文简体版通过成都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 经著作权人蔡素芬授予广东永正图书发行有限公司独家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 任意重制转载。本著作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书名	逃离之后
作者	蔡素芬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920×1260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78-1
定价	34.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录

- 1 雪花纷飞的地方001
- 2 平凡无奇梦想015
- 3 我们心里总放着些事029
- 4 脑部麻醉剂045
- 5 花园餐厅057
- 6 沿河的风景073
- 7 阳光强烈的日子087
- 8 纸牌的另一面107
- 9 孤独的礼物121
- 10 最美的温柔139

11	最后的回味	155
12	擦身而过的情影	169
13	北极星下	185
14	拥有相同玉石印章的人	201
15	被画偷走的午后	217
16	最单纯的离开	231
17	一个人的旅程	245
18	水晶玫瑰	261
19	我们扯平了	275
20	星星都在说话	285

1

／ 雪花纷飞的

地方

十一月初的这天，白天云雾如暮色沉重，终于在傍晚飘起细细的雪花。从傍晚到暮色四合，只一瞬间，高速公路的车阵在雪花中徐徐前进，驾驶人纷纷打开雨刷拨掉雪花，打亮车前灯，车灯投射的半空，细飞的雪花逐渐绵密覆盖夜空。

车阵慢下来，在高速公路塞出一条长长的车龙，晋思把车内的收音机转到新闻台，声调高昂而急促的气象播报员正播报对这场雪的近况预估。这将是一场瑞雪，明晨会有大量积雪，州政府正在研讨，主要路段的雪量如果急速超过二十公分，将宣布停班停课。他不能想明天不上班的问题，只希望这条回家的路可以顺畅，毕竟已经数年没有大风雪了，他的车子老旧，轮胎胎纹很浅，修车厂的工人早建议他更换。半年过去，那些胎纹磨得更浅了，他不希望车子在冰雪中打滑。

平时十分钟的车程，今天走了近三十分钟才下高速。天色已一片漆黑，渐疏的路灯惨淡地照亮绵密的雪花，雨刷继续拨掉雪花，车前盖铺了一层绒毯似的雪，所幸车子并没有出状况，他把心思转移到那层白绒毯上。他喜欢那种白，晶莹剔透，总给他梦幻般的想象，像有一个远方存在，等着他去追寻。到一个会飘白雪的地方是他从小的梦想，他以为那里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虽然他现在已在这片白雪中，小时候挂在天边的梦想好像摘到了，却和他的想象有着距离。雪地寒冷，雪化后一片脏污泥泞，与白色洁净是极大反差。

回到阒静的社区，转过两个弯，家门前的松树上已堆了薄雪，雪花仍飘着，屋檐上一片白。冬天真的来了，一年又将尽，他按下车库遥控器，望着缓缓开启的车库门，心里闪过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仿佛已大雪纷飞。

屋里只有一盏通道间的小灯，方便照明车库往厨房的方向。他将公

文包放在餐厅的柜子上，打开冰箱，找到前天吃剩的一块比萨。保鲜盒里还有些蔬菜，他取出青花菜和洋菇、三根葱、两个西红柿、两枚蛋，和一盘已调味的肉丝，将这些放在流理台上退冷，等妻子倩仪回来料理。他将比萨放入烤箱，不想等那么久，在晚餐料理好之前，他必须先吃点东西。

他从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看了三行又塞回去。文件上言明三个月后要调任回台湾，他不想把接下去的文字看完，那意味着他得打包行李准备回台湾。这是早就知道的事，他却迟迟不愿正视。等着这场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这调任通知也飘落到真实生活中了。

烤比萨的时间，他去冲了澡，换了一套舒适的家居软棉衫裤。平时这时候，倩仪应该带着三岁的儿子谕方回来了。谕方由一位台湾中年妇人陈太太照顾，离倩仪公司不远，她上班时将谕方送去陈太太家，下班时顺路将他接回来。倩仪的公司远，通常比他晚到家，再晚，这时也该到了，他快吃完比萨才想到，为何没有意识到倩仪还没回家？

一个小时过去了，车库仍然没有动静。他打电话去陈太太家，问倩仪来接过孩子了吗？陈太太说，“接过了，两个小时前接走了，怎么，没到家吗？”那边的声音显得急躁起来，他心里也有点慌。他听到自己对着听筒近乎喃喃自语地说，可能下大雪车流慢，应该很快就到家了。放下听筒，他随即抓起大衣，拎起钥匙，打开车库，驾车滑出车道。天色全黑，飞雪在路灯的投射下纷纷扬扬，他开到社区出口，所经人家院前的草皮都被白雪覆盖，仿佛这场雪已下了一天。他可以想象，公路上因积雪而车流缓慢，如果有车子擦撞出意外，塞车无可避免。倩仪这时一定堵在路上，那么他开上路，与她反方向，对她有什么帮助？如果是

她的车子出意外，那么此刻他应该在家里等警察或医院打来的电话，而不是让自己进入风雪中，冒着堵在路上的风险。也或许倩仪脱离车阵到家了，却发现他不在。思绪纷乱飞转时他已来到两条路交叉的购物中心，那里的停车场几乎空荡，他将车子调回头，往家的方向去。他感觉有一通电话必会在家里响起。

但他猜错了。他在家等了半小时，没有一刻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他在客厅、起居室、餐厅间来回走动，有时站在客厅通往后阳台的落地窗前看着飞雪斜斜滑入松树间，落到地上，一层一层堆栈，内心就像被寒冷冻僵了，无能为力再去做点什么，只能等着想象中的一通电话。

他抡着拳头抵在玻璃窗上，玻璃的冰冷直透心底，他刚想用力捶打玻璃发泄心中焦虑时，车库的门响了，谢天谢地，所有的揣测只是自己的神经质罢了，倩仪不过是塞在路上久了些。

他疾步来到通道，打开去往车库的门，倩仪的车子已停妥，车库门也滑下来。倩仪手上提着一袋东西，谕方也从另一侧下了车，蹦蹦跳跳向他跑来。他抱起谕方，问倩仪：“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喏，”倩仪示了示提袋，“雪可能下很大，明天大概上不了班，怕食物不够，去超市买了食物。”

“可以回家后到附近买啊。”

“那时雪会更大，停车下车都不方便。”倩仪将提袋放在流理台，转身对着他，神情有点黯然地说，“真抱歉，没想到你会担心。”

他转向炉台，放上锅，打开电源，将放在一旁的西红柿、鸡蛋等移近。倩仪走过来，想接手，他不让身，说：“你休息一下，我来。”

倩仪拉起谕方，带他进入浴室。他站在炉台前，手里拿着锅铲，往

锅里倒入一匙油，等着油热，但他两眼并没有盯着油，他停在炉上的某个空洞的地方，好像还没从刚才的惊疑中恢复，难道倩仪真的没想到他会担心吗？还是他真的被一场大雪搞得心神不宁，而过于杞人忧天？是这个收到公文信的一天把他的正常理智搞乱了吗？

多炒了样蔬菜，滚了罐头汤，倩仪帮谕方洗好澡，两人都坐上餐桌时，他问谕方：“这么大的雪，你跟妈妈去超市，有没有冷到啊？”

谕方嘴里含着汤，嘟哝着说：“好冷好冷，我跑了起来，雪都冰了我。”谕方的双颊红透，像个刚熟的西红柿，他往他的碗里加了蔬菜，谕方却推开，倩仪用汤匙把那些菜磨细，混到饭里，让他可以一口一口吃进嘴里。

倩仪有一张细长的脸，皮肤白皙，眼睛圆圆，鼻子挺直，组成了一个冷静理性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而且不会受到别人打扰。她越是冷静，他越觉得踩在一条钢索上，有一对虎视眈眈的眼在某处注视着他会不会露出破绽，会不会掉下来。这让他保持警觉，不要太漫不经心，以免倩仪冷静的眼神视他如几近空心的稻草人。

谕方终于将碗里的饭吃完，他让他坐到起居室看电视，一个趣味性的儿童节目。餐桌剩下他和倩仪，收拾残肴般夹取盘里的食物，节目里一只大鸟聒噪的声音侵犯到他和她之间流动的空气，其他的动物都笑了，在那些夸张而逗趣的笑声中，他说：“调任令来了，三个月后要调回台湾。”

“早有心理准备了，我们应该注意台北的房子了吗？应租在热闹的地方，去哪里都方便。”

他并不想去哪里都方便，上次回台北，他住在北边的山坡处。

“不必找，我不打算回去，我们就在美国住下来。”

倩仪静默了三秒钟，嘴角露出一丝细微的笑意。他看见她的笑了，那已是答案，他仍找了一个理由，说：“就让喻方在美国住下来，不要跟着我的移动换学校。”

“嗯，那么我在美国的工作可以持续下去。”她眼里探询他的意思，却又移开眼睛动起手来收拾碗盘。晋思伸出手握住她收拾的手，说：“不要弄出那些声音，我希望我讲着时，不受任何声音打扰。”倩仪缩回手，晋思继续说：“我们会搬离这里，在我找到下一个工作前。时间不会太久，你不工作也没关系，到了别的州，我们一切重新开始。”

“但我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们要离开这里。”

“不但不回台湾，还要离开这里？为什么？”

“因为雪，我不喜欢下太多雪的地方。”

他说着时，心里感到不可思议，他曾经想住到有雪的地方。历经近六年与雪相处的冬天，他受够了雪季大地苍茫的灰色调，也受够了化雪时的遍地泥泞，如果他可以不必穿着厚重的夹克走在购物停车场上，心里会更畅快，也许雪不是理由，他只是觉得这里失去居住下去的吸引力，在日子开始乏味以前，在外馆索然无味之际最好离开，这只是从一扇门走进另一扇门而已。

“雪飘下来的姿态很漂亮啊！”倩仪说。她低下头轻轻地清理桌子。

晋思走到窗边，后院草皮上的雪越堆越高，漫盖了桦树下圈围的石块，几棵树好像从雪中长出来，干枝上也结满雪花。在后院的灯柱下，密实的雪花仍然飘飞着，这场雪像一场漫长的梦境，他在这里待了快六年，穿过雪花，那是另一个怀着梦想的自己。



那时堤防吹起一阵风，闷热潮湿，带着铁锈味，堤防边一排平矮五金行，屋后堆着废铁架和铁制品，风擦拭着铁制品，把锈粉散布到空中。他们正准备搬家，一部新颖的小卡车停在门前的椰子树前，工人和爸妈正把一箱箱的衣物从二楼公寓搬下来。妈妈说，椰子树挡在屋前，挡住了福气，他们得搬家。那一整年，妈妈常常在餐桌前责备爸爸找到门前种着椰子树的次级公寓，即便公寓在当时是再好不过的住房。

他喜欢那棵高大的椰子树，站在阳台就可以看到它粗大的树干略弯了一个幅度往上蹿，在四楼人家的阳台前像伞般散开细长的叶面。他常仰头靠在阳台栏杆往四楼望，看那叶子间挤压的零散的天空。妈妈总把他捉回客厅，边呷着烟边拎起他的衣领说，再看就摔下去了。但他从来没摔，他抬头望向叶面，午前的阳光把叶面晒透了，叶面光亮亮依在四楼的阳台前，挡住阳光，投影在楼下的地面像一朵云。他往下看时，以为自己在云端，身处飘浮的空中。是随风飘动的树影令他晕眩吧，他喜欢那种置身烈日眩晕的感觉，而今后不会再有这棵树了，他抬头跟它说再见，也低头对它被近正午的阳光投出的一点点阴暗身影致意，默数到五，他回到客厅抓起自己的一只小背包，和搬家工人走下楼。那背包里装着他幼儿园里常使用的盒装彩色笔和一个装了数支铅笔和橡皮擦的铅笔盒，他走动时便发出叩隆叩隆的声音，背包里还有几本图画书，一副扑克牌，几颗弹珠。

他们一家五人挤进小卡车的后座，与家具一起往新家去，仿佛也是其中的家具，尤其当他们都不讲话时。他想象爱音乐的哥哥是一架钢琴，

爱撒娇的妹妹是一个洋娃娃，而自己是一只玩具熊，等着被安置到新的角落。

车子驶上路，好像前面是一条无止境的路程。妈妈曾说，不太远，不过是从城市的南边搬到北边。选上北边的地点时，爸妈有些争执，当时爸在看电视，妈妈在整理厨房，手上拿了条抹布擦拭散布尘灰与食物碎屑的餐桌，电视的黑白荧幕一换上广告，爸就嘀咕：“干吗找到北投去，在这附近找也找得到，孩子也不必转学……”他没能将话讲完，妈妈使劲抹着桌面，使劲说出：“我得节省我的力气，下班还有很多家事，你能像我这样做家事，我就可以花一个多小时通勤。你不做家事，就得出我……”她还来不及讲完话，爸爸劈头摔来他头上的黄色布帽，上头印着红色的“天后宫”字样，那个宫字正好打在妈妈的脸颊，整顶帽子落在桌上。妈妈捡起帽子敬了回去，将带着食物碎渣的抹布也甩过去，爸爸躲开了，坐回椅子上，眼睛盯着电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妈妈蹲下身子，捡回抹布，又顺手将地上的食物碎渣擦一擦。他趴在客厅角落将几块积木拼了又拆，拆了又拼。磨石子地板冰凉，他抬起头来，帽子与抹布像刀光剑影一闪即逝，家庭电影院即兴演出，他的心情随着刀光剑影一阵砰然，到没有声音了，他回到积木间，叠了又拆，拆了又叠。

叠在货车上的纸箱复杂多了，大小不一，新旧不齐，装着他们所有家当。昨晚最后装箱时，妈妈已无法再为剩下的杂物分类，全部塞进三只纸箱内，而现在这三只纸箱不知道叠到哪里去了，它们只是跟其他数十只箱子随着车身摇晃，摇啊摇。更小时躺在妈妈身边睡觉，妈妈唱着这首摇啊摇，船儿摇到外婆桥。这辆卡车会带他去哪里呢？哥哥坐在对面，懒洋洋趴在一只纸箱上；妹妹坐在妈妈腿上；而妈妈一直望着街景，

好像在跟行经的景物道别；爸爸则拿帽子盖住脸，阳光把帽子的黄色晒成一片白。轰隆隆的引擎声和街上的汽车声盖过了他们的交谈，他手上抚着背包，这个放在腿上的背包让他有安定感，即便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翻开背包里的东西，他仍会有属于自己的角落。可是，明天，幼儿园的同学不会再看到他，亲切的姐姐般的林老师不会再走到他身边替他捡起掉落的铅笔，他也不会再闻到她的发香和衣服上洗衣粉的味道，卡车不断向前，林老师的身影就像股风，逐渐逝去。

卡车在某一个红灯路口停下来，妈妈推开两台电风扇，抱起妹妹挤挨到他身边，将他身边的纸箱挪到她刚才坐的位置，好挡住电风扇。妈妈的体温让他感到燥热，她按着他的肩膀说：“不会太远了，北边会比这里凉爽，还有小山坡，旁边的公园也可以玩。”妈妈注意到他安静得像个家具，以为他没听到，俯下脸贴近他耳边说，“很快就到了，你在那里会有新玩伴、新同学。”他的眼珠转了几圈，表示听见那些话，仍只是安静地坐着。妈妈摸摸他的头，最后牵起他的手放在她腿上，那里已盘踞了妹妹整个身子，他们像妈妈的两个盘在腿上的家当。他不知道怎么想象公园，但他知道心里一直惦记的是那棵椰子树突兀地站在公寓前，仿佛整排公寓压迫着它，事实是妈妈认为椰子树压迫了他们。他想象此刻他已将椰子树装进了背包，和他的铅笔盒、色笔一起带到新家。

妈妈用力撕掉旁边那只纸箱的封胶，拆开箱口，随便掏出两件衣服，那是妹妹的上衣，她在妹妹和他的头上各罩了一件，说：“忘了给你们戴帽子，太阳这样大啊！”她也丢了一件给哥哥，没抛准，落在一只水桶里，那水桶撑着一支拖把。红灯转成绿灯，卡车启动，司机油门踩快了，横向冲来一辆车，司机急踩刹车，正前俯身子伸出手来拿衣服的哥

哥反而扶住那拖把，把身子稳住了，遂拿起衣服盖住脸。妈妈紧握他的手，他的脚卡在一个滑了几厘米的纸箱侧面，和另一个纸箱夹在一起，但不碍事，他的脚趾头还能在布鞋里伸展，这只脚就好像在暗巷里蹲着。在幽暗中，他玩着脚趾头滑动的游戏。他太专注在那游戏里，没再注意妈妈说了什么，妈妈似乎也没说什么，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车子从大马路转入一条巷子，停在公园边的公寓旁。四层楼，褐色与白色相间的小瓷砖拼成横条纹，堆砌出公寓外观，好像一张复古的包装纸包着的箱子，他们的新家。公寓是新的，这城市有很多新的建筑在平房中耸立起来，他们似乎一直是个时髦的家庭，住公寓，虽然是租来的，拥有电视，妈常在他们扭开电视时说，买电视的钱是她挣来的。现在她坐在车上抬头看着新家，有点空目一切地说：“幸亏我有做事，我们才住得起公寓。”爸爸取下脸上的帽子，戴回头上，不发一语跳下车。

公园似乎不大，但足够几个小孩奔跑，那里有几棵高大的树，也有新植上去的细枝干的小树，有三架秋千、一座滑梯、一个跷跷板、一座钢铁格子爬架、几把椅子，年轻的妈妈们彼此聊天，边看着稚幼的孩子坐跷跷板。他抓着背包坐到其中一把椅子上，所有的家具和纸箱他都搬不动，坐在椅子看工人将那些东西搬上三楼。妈妈牵着妹妹过来，说：“我们上去吧，不能自己在公园。”

“我想在这里。”

“不行，坏人来会将你带走。”

“新家不会有坏人。”

“到处都有坏人，我们上去才安全。”

哥哥已随爸爸上楼，妈妈在等他，他还不想上去，在观察公园的哪

个角落适合栽种他背包里的椰子树。妈妈硬是将他拖到一楼公共楼梯，随着搬家工人往上爬。三楼的门打开，客厅堆着他们那些纸箱，冰箱放置到厨房了，电风扇也在客厅靠阳台的地方开始运转。

三个房间，他和哥哥被安置到一间小的，侧对公园。他爬上椅子往窗外看，可以看到树梢顶和坐跷跷板的孩子们。窗口的气味有植物的香味混杂着四处回荡的汽车排气管溢出的油烟味，比老家常闻到的铁锈味好多了。这气味的新鲜感令他兴奋，他跳上床，滚了几下，试探躺在这张床上是否也会有植物气味带来的兴奋感。床板很硬，还没铺上床垫，床脚很扎实，滚动身体，都没有声音，是张不错的床啊。他大字摊开身体，天花板上的一盏菊花造型的吸顶灯，书桌上的墙面有一张前租客没撕去的月历风景图，一片雪原中一幢发着黄色室内光的屋子，幽蓝的夜色轻披在白色的雪原上，那片雪像会发光一样闪着蓝银色的光芒，那雪景好梦幻，好遥远，好像某个童话王国的景象，他想那屋子里该是什么景象呢？家人在吃晚餐还是准备睡觉？

哥哥大刺刺走进来，手上抱着一卷床垫，让他起床一起铺床垫，接着又抱来两个枕头和床单。小学六年级的哥哥长得比他高一头，可那两个枕头几乎遮住了他的脸，哥哥精准地把枕头抛到床上，也爬上床感受床板的硬实，他们俩几乎同时站在床板上跳了两下，确定那确实是张坚固的床。他指着书桌上的月历画面要哥哥看：“哥，这里真美。”

“你长大了可以去那样的地方！”

“长大？”

“对，长大了就靠自己的能力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会想去那里吗？”他指着那片雪景。

“想，想去很远，想去好玩的地方。”

那不一定好玩，但有趣。与他现在所见不同，那里有雪，应该是更北边的地方，住在下雪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他长大要像哥哥，立志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不喜欢玩，在幼儿园常独自一人，在角落涂涂画画，他没有向往好玩，他向往好远。如果可以去很远，就可以离开一些习惯的事情。比如，争吵的声音。对，如此时，从客厅传来争吵的声音，爸爸的咆哮里掺杂了桌椅的移动声。妹妹突然哭了起来，哥哥迅速跳下床往客厅去，听到他疾步的声音，连带着地板的震动。他慢慢翻下床，走到窗口，最靠近三楼的树，叶子细细亮亮的，午后的阳光下，闪亮亮的像夜晚的星星，他盯着无数的星星，听到妈妈大声嚷着：“你不想搬这些东西，就下去，我一个人做得了。”接着是爸的声音说：“你推我，你再推，你推看看。”他坐到桌前，打开背包，伸手往里摸一摸。他想，他是摸到了一棵椰子树，哦，我把你带过来了，我不会遗弃你的。